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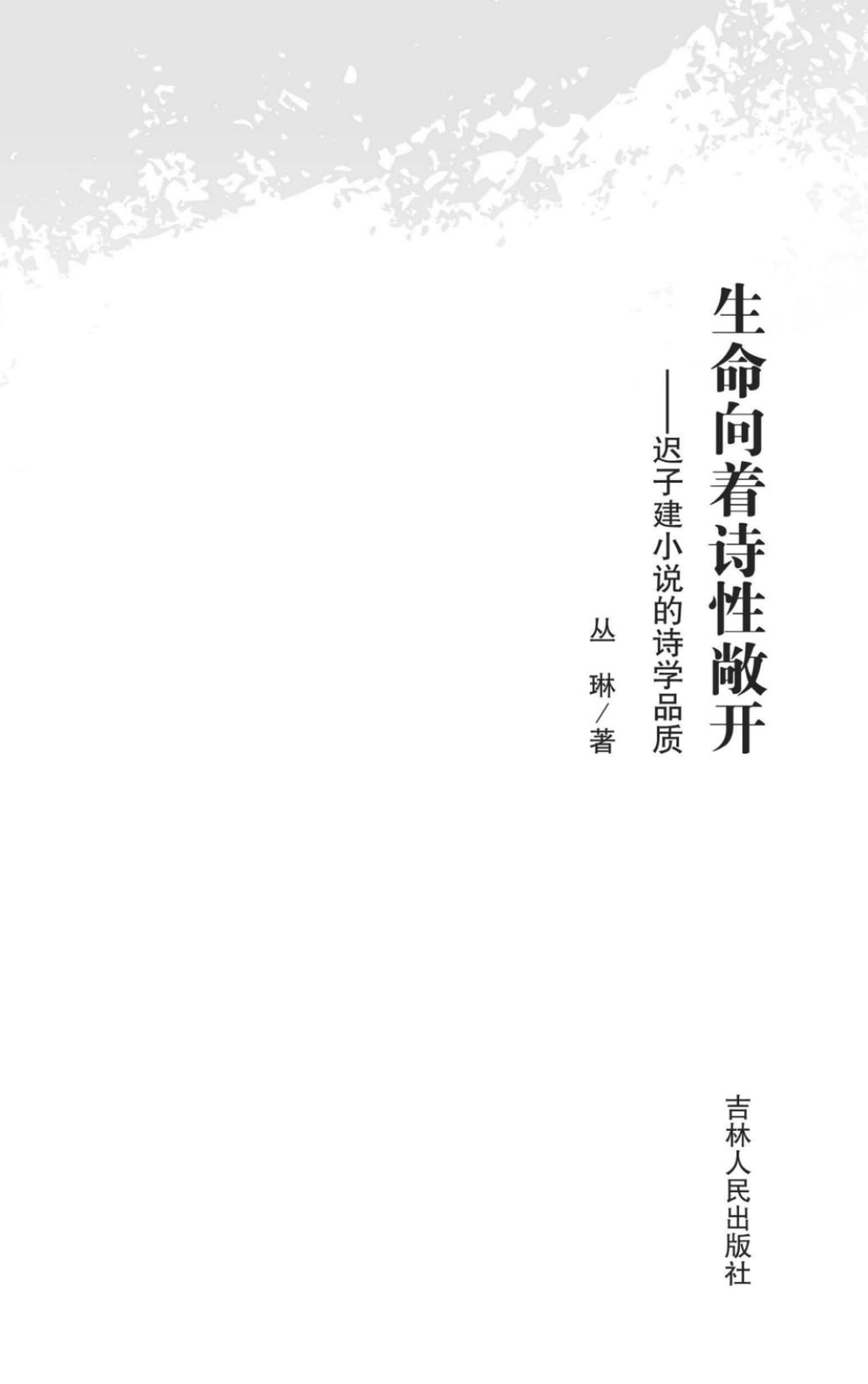
生命 向着诗性敞开

——迟子建小说的诗学品质

丛琳 / 著

不作病态的极端展示，伤感而不致自怜，把单刀直入、硬度十足的批判与揭露转化为一种温煦的丰满，一种人性厚度的寻觅与还原。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生命向着诗性敞开

——迟子建小说的诗学品质

丛琳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向着诗性敞开:迟子建小说的诗学品质 / 丛琳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206-12528-7

I. ①生… II. ①丛… III. ①迟子建—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2840号

生命向着诗性敞开:迟子建小说的诗学品质

著 者:丛琳

责任编辑:陆雨孟奇 封面设计:孙浩瀚 孟露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 / 32

印 张:5.75 字 数:13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2528-7

版 次: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言 生命的诗学追问	1
第一章 迟子建小说诗学品质的文化阐释	14
第一节 永恒的黑土地	14
一、东北文化与东北作家群	14
二、迟子建对东北文化的继承与别样诠释	19
第二节 民间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启蒙	25
一、民间的文化精神	25
二、俄罗斯文化的滋养	33
第二章 迟子建小说的诗学母题	40
第一节 乡村家园的追忆	41
第二节 想象的历史生活	53
第三节 执著的爱的书写	65
第三章 迟子建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	77
第一节 孤独的儿童	78
第二节 守护女性的心灵家园	87
第三节 残缺的边缘人	100



第四章 迟子建小说的叙事策略	111
第一节 诗意的叙事话语	112
第二节 意象叙事与意境营造	124
第三节 叙事姿态的确立	134
第四节 想象的激情	143
第五章 迟子建小说的诗学评判	148
第一节 生命的诗化体认	149
第二节 对死亡的哲学思考	158
结 语	168
参 考 文 献	171
后 记	177

序言 生命的诗学追问

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坛来说，迟子建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气息，也正是因为这样，她很难被归入任何既有的创作潮流之中，这对于热衷于类型化研究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来说，迟子建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题。有评论家曾说：“从发表时间上看，迟子建的小说面世始于1985年。从此其特异性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到新的21世纪，她的创作始终不能让人依各阶段文学的基本类型来给出归属。”迟子建没有哈德罗·布鲁姆指出的所谓作家之间的“影响的焦虑”，在写出了《亲亲土豆》、《逆行精灵》、《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进入一种质朴、深邃的写作情境，并且在文学精神上获得了诗性的提升。

—

迟子建自上世纪80年代携着《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等中、短篇小说走入读者视线开始，她的写作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时间，至今却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性，这不得不令人敬佩与折服。三十年间，迟子建



在写作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路从稚嫩走向纯熟，并渐入炉火纯青之境，在如此漫长的文学之路上，迟子建既没有被喧嚣的时代裹挟着随波逐流，也不囿于焦虑而浮躁的文学现场，而是始终坚守着卓尔不群的超脱姿态鼎立文坛。迟子建因为游离于热闹的文学现场之外，这使她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文学史的忽视，但是，这也使迟子建的创作远离了世俗尘嚣的侵扰，能坚守文学的一方净土，保持着一脉天真，一片宁静，她才能够踏实而沉稳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多年来，迟子建既不“寻根”，也不“先锋”，既不张扬女权，也不屑于用“身体”来吸引眼球，她关怀现世，尊重生命，自如地徜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坚守着内心对文学的崇高信仰与敬畏之情，这使她的作品日益凸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追求。

在这样一个文学式微的时代，像迟子建这样能远离众声喧哗，坚守文学理想的作家，是值得我们走入她的内心和她的文学世界的。回望迟子建的创作过程，从最初的书写自我生命感悟，到演绎历史传奇梦幻主题，直至现在这些关注现实，审视人性的小说文本，我们发现的是——一条精神成长的轨迹和作家的心路历程，她俨然已经从一个北极村的纯真的小女孩儿，成长为一个自信、练达的成熟女性。时至今日，迟子建已经拥有了五百万余字的创作成果，在国内多项重要的文学评奖中屡有收获，她是国内唯一一位三折“鲁迅文学奖”和一次“茅盾文学奖”桂冠的作家，她的文字已经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国语言远播海外，并在2003年获得了澳大利亚的乔伊斯基基金会颁发的“悬念句子奖”，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虽然这些奖项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给她带来了众多读者，但是，迟子建的文学价值并非依赖

这些奖项来证明，她对生活和艺术的独到见解，精湛的小说技术都显示出不俗的创作实力。她的小说写作风格看似简单，极易描述，但是，细心挖掘就会发现迟子建的小说远非表面想象得那样单纯，而是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个性特征。

迟子建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从成名作《北极村童话》开始，到《旧时代的磨房》、《秧歌》、《香坊》、《逝川》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现，都显示了一个杰出作家的潜质。多年来，迟子建的写作始终都如她初入文坛时一般，以均匀的节奏和坚定的步伐逼近她内心所构筑的文学世界，虽然她的写作技巧日益娴熟，作品也越来越赏心悦目，但是，却并没有流于匠气，没有给读者重复制造之感，反而是她作品中散发的典雅、从容气息和优美之中渗透出的伤感情绪使读者很容易从众多的文本中辨识出来，她的小说中总是蕴蓄着这种一以贯之而又逐渐深化的文学信仰。正如苏童所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迟子建的作品虽然没有故事情节的诡异莫测和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却总是有一种独特的韵味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让读者在一抹淡淡的忧伤中体会出人生的不易，在充满温馨感动中也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这难得的情谊。迟子建的个性、才情和文学理想在小说文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不追求“裂变”式的极端审美方式，而是信奉小说最本质的伦理，她的小说文本带给读者的总是最纯粹



的文学审美本性。

应该说，迟子建的小说文本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从1980年初期开始，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社会剧烈震荡的历史背景下，文学打破了前期一体化的格局，呈多重变奏的发展趋势，出现了反思历史的“伤痕文学”、以魔幻的方式向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寻找文学之根的“寻根文学”和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推动下出现的以“新潮”、“实验”、“先锋”命名的偏重情绪和感受性表达的文学潮流，这些具有冲击力的作品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的艺术视野和表现手段。然而，创世的热望使作家们总是企图摆脱现有的作家身份，而成为预言家或是寓言的最终阐释者，这反而导致他们漠视了生动的现实生活，丧失了对现世的人文关怀。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写作观念最终压倒了写作本身，“文化寻根”因为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的复古，导致取材上的偏颇，而先锋小说也因为形式创新的终结而沦为空洞的语言外壳。而此时的迟子建却依然心无旁骛，独自默默耕耘，骨子里的她始终保持着“极地之女”的高贵与尊严，她沉浸在那片赐予她生命的黑土地上，书写她钟情的父老乡亲和故乡的纷呈世相，并极力张扬人性中的善与美。虽然，迟子建在1988年之前创作的诸如《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北极村童话》、《北国一片苍茫》等作品稍显稚嫩，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迟子建的作品生发于苍凉而有诗意的东北乡村和对美好的人性、朴素的情感的向往，到1990年的《原始风景》和之后的《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岸上的美奴》、《逆行精灵》，从文本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知到，迟子建

已经触摸到了文学的丰盈质地，在文字中重温故乡四季冷暖的情感诉求日益清晰明朗。特别是2000年之后，伴随着《越过年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等长篇小说的发表，以及《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第三地晚餐》、《花籽子的春天》、《起舞》、《鬼魅丹青》、《泥霞池》等中、短篇小说的出现，迟子建对小说的驾驭更加游刃有余，丝毫不见游离和裂隙，可以说篇篇都是精品。恰如有的评论者说：“她没有怪异的表情，也极少奇峰突起、横逸斜出的笔法，无论就行文，还是情绪表达而言，都泛着自然、健康的生命底色，甚至那最抑郁、微妙、最容易走火入魔的部分，也不例外。一种绝处逢生的平和化处理。与其说这暴露了作者思想的‘软肋’和浅近，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种主动的‘度’的修持：不作病态的极端展示，伤感而不致自怜，把单刀直入、硬度十足的批判与揭露转化为一种温煦的丰满，一种人性厚度的寻觅与还原，这才是迟子建的追求所在。”

的确，面对复杂的文学写作现场，能够超越外界和自身设置的各样藩篱，特立独行地保持平和与宁静的写作姿态，是需要修为的，迟子建正是这样凭借自身的艺术敏感，引领读者穿梭于故乡的乡间小路，触摸那些膨胀着生命力的灵魂，用她那些苍凉却透出温暖与爱意的文字执著地捍卫着严肃文学的形象。

二

我始终认为，迟子建的文学感悟力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这种文学感觉一直贯穿着她的全部创作过程，是使迟子建成为一个独特的



“她”的原动力。读迟子建的小说，能感受得到一个文学信徒在全心投入经营自己文字时的虔诚和快乐，她在小说中丰富自己的心灵，铺衍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无穷的文学世界，这也使她的创作不再停留在简单的现实层面，而是不断向着诗学的境界提升。

诗学是连通此岸和彼岸的一座桥梁，已经成为迟子建创作蕴含的内在文学精神。探讨小说中的诗学品质则是展开迟子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破解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在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诗学”（Poetics）一词的真正缔造者，指的就是关于语言艺术创作的理论，探讨文学的种类及其功能，涉及史诗、悲剧、喜剧等多种文体的情节安排、体裁特征、人物性格和写作原则、批评方法等一般性文学理论，西方“诗学”（Poetics）的理论传统一直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沿袭开来。然而，毕竟我们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相隔了两千五百年的漫长历史，现代社会赋予“诗学”更为宽泛和丰满的内涵，特别是叙事诗学的诞生，完成了诗歌与叙事文本之间的过渡与融合，它不但直接与诗歌理论相联系，同时也是在指代一种诗性的文学精神，是文学文本所能达到的一种境界和气韵，好小说应该具有这种精神，而不单单是经验的呈现。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样式，朱光潜在《诗论》中提到：“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又浸透着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它与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不论作者或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能见到一种境界，纯粹的诗的心境是孤立绝缘。诗人从人生世相中摄取一刹那、一片段，给它关注生命，赋予完整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小天地，从而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在无数欣赏者的心灵中显现。”雅克·马利坦也指出：“诗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创造……它超越一切艺术又渗入一切艺术之中。”维柯认为，一切艺术都起源与诗，“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当代作家张承志也曾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只有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这也就是说，小说如果具有了诗性品质就会达到更加自由的境界，可以称其为“上品”，而诗学品质反映在小说中首先在于文本表层应该具备诗性特征，比如诗意的语言，文本的抒情性氛围，意境、韵味的营造，如杨义所说：“所谓对风格的诗化处理，指的是诗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指的是一篇小说作为完整的艺术世界所具有的意境和情致……或讲究白描传神，或提倡以诗作小说的素质，或追求短篇小说的‘浑然的美’，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小说的写意抒情须形神统一、情理统一，创造出一种深远的，气韵生动的真实境界来。”这主要是着力从诗歌对小说的文体渗透来考虑的，关注的是文本呈现出的诗性的语言、氛围、抒情性等特征，这也是构成小说诗学品质的基础；而另外一方面则表现为小说的“内在深度”，它“并不取决于语言的华丽、韵律的整饬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也就是说，诗学品质包含着的是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艺术精神和文学的信仰，更是对生命本质的体验，它考验的是作家的才情和灵性，刘小枫曾在《诗化哲学》中对浪漫哲学传统的诗化主题进行了如下概括：“一、人生即诗——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而非庸俗的散文化；二、本真情感的优先



性——精神生活应以人的本真情感为基点，智性对于人生的意义大可怀疑，个人生命应以自己的灵性为基础，靠直觉和信仰而非理智来生活；三、个人与自然的神秘契合——反对技术文明将人的生活带离大地，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我以为，一个智慧的作家应该和哲人一样有同样默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何看待世界，迟子建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用诗性的激情信仰生命，探索人性，开创出小说的诗意境界，用自己的直觉性灵和生命体验交织出具有诗学品质的文学文本。

迟子建作品的诗学品质来自于作家对生命存在和人性本质的思考与深刻体悟，是建立在生命意识的基点之上，充满对生命的尊重与悲悯情怀，迟子建善于发现人性的善好，也包容、宽恕人性中隐含的不健全，可以说，这种诗学品质已经成为迟子建的生命存在方式。迟子建笔下不仅包括童年的美好回忆和故乡的边地风情，以及人性的淳朴和善良，还有那些困境中的对未来的憧憬，艰难人生中的诗意眺望，以及那些对生命与死亡的形而上的沉思，她既要赞颂生命中的美好，也能包容降临其中的不幸，因为在迟子建看来，幸或不幸都是生命必然经历的过程，都是命运对人类的赐予。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在迟子建的文学世界中既有生命的绿洲，也能够接纳那些孤苦无告的灵魂，倾听那些命运碾压下的人生悲叹，这源于她对生命现象的敏锐感悟，童年时围绕在她身边的动物、植物的生长变化带来了她对生命的最初认知，迟子建在她的散文《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就曾说过：“一到昼

长夜短的夏天，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几近疯狂地生长着，它们似乎知道属于它们的日子是微乎其微的。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了的植物，在转年的春天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看上去比前一年似乎更加有朝气。”成年之后，祖父、父亲和丈夫的早逝都向她昭示了生命的无常和沧桑，人生中充满着太多的意外和突如其来的事故，命运总是隐藏在这些无可把握的偶然之中，苏珊·朗格说：“生命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的短暂性，即使遇不上偶然事故，它也要经历着从年轻到老年的变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并不以它经历不经历偶然事故为转移。”生命正因为短暂才更加需要珍惜，而迟子建正是用她的文字延长着生命的长度，扩展了生命的空间。

三

虽然迟子建很早就认识到了生命的无常与命运的无奈，但是她依然选择用诗意的眼光来思考生命，观察世界，没有激烈的对抗和反叛，没有无情地揭露生活的荒诞与阴暗，迟子建保持着传统的、平和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美学，对生活本身充满了宽容、敬畏和感恩。

“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令我们



每时每刻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我们还看不到人的轮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陈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看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① 迟子建正是以这种类似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注释着芸芸众生，她推崇充满韧性的强大的生命力量，总能在遇到困惑或绝望的生活中发现隐隐的希望之光。迟子建总是试图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的真相，生命虽然多是悲剧，但是生活却还是要继续，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那些变形的、抽象的理念对生活的颠覆可以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但是温暖与爱意这些诗意的情怀同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迟子建这样平和的生活哲学都是来自于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后的心灵感悟，从童年开始围绕在迟子建身边的就是那些可爱的植物、动物和神奇的极地风景，在这样纯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迟子建崇尚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认为人只有与自然融合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在大自然中，我能感受到它的清新、滋润、温暖和哀愁，我能看见某一片树叶因为失宠于风而面露的憔悴之色，我能听见鸟儿对一片云彩的求爱之声。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戏剧，就看你有没有悟性去发现它。”^② 虽然置身于一个如此浮躁、喧嚣的时代，自然已经退化成了人类生存的背景，生命的原始意义

① 迟子建：《我说我》，《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02页。

② 迟子建：《夜晚歌唱的草》，《小说选刊》，2002年第2期，第5页。

已经被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彻底遮蔽了，但是，迟子建却依然愿意驻足聆听来自自然的天籁之音，愿意去欣赏那些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我们只有在迟子建的文本中去怀想神秘与美好的自然，它完全与人的生命融为了一体，与人物一起共同去体会世间的欢乐与悲苦，演绎出生命华美的乐章。除了以诗意的眼光发现自然之美，迟子建很注重在平凡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感受到浪漫诗意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奇迹，为日常生活开拓出巨大的叙事空间。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讲述王锐与林秀珊这对普通的农民工夫妻，为了生活而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只有在休息日的时候才能相见，为了在中秋节给对方惊喜而精心准备的见面，却因为他们分别到了对方工作的城市而互相错过，最终，他们只能在瞬间交错的列车上匆匆相见，一条丝巾、一把口琴，虽然没有送到彼此的手上，在列车交错的瞬间他们甚至没有看清对方的脸，但是这对夫妻间的浪漫与深情却覆盖着整列火车。《花瓣饭》写了“文革”时期一对受到“批斗”的夫妻间互相寻找的故事，过程中展现出生存于苦难之中的夫妻互相体谅、扶持的恩爱之情。终于，丈夫和颜悦色地提着手电筒，妻子娇羞地抱着一束花一起回来了，花瓣翩翩洒落于粥盆之中，全家吃了一顿灿烂的“花瓣饭”，苦难的生活也可以充满情趣和美感。迟子建总是能通过这样的生活细节向我们传达出生活虽然艰难，却又是如此美好的理念，可以说迟子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生活中那些心酸的浪漫填补着现实的缺憾。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处处讲求效率、看中速度的时代，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在金钱和物质的喧嚣中变得迷



惘、躁动甚至是疯狂，人与社会、与自我都处于扭曲、变异的状态，这是一个诗意丧失的时代，在物质利益的熏染下，自然不再充满诗一般的魅力，而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存在，人们只顾着拼命向前，已经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然而，我们在迟子建的文本世界中却依然能看到诗意的自然，看到美好的人性，看到那些在底层挣扎着努力生活的鲜活生命，这是迟子建内心对文学的执著与坚守，是令人惊异和敬佩的。当下已经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在经济和物质的催促下，人们总是不断加快奔向未来的步伐，憧憬着未来的种种便利，并时刻不忘用“现代性”来评价一切事物，文学也在时代的加速前进中努力向西方的欣赏和批评标准靠拢。但是，我们可曾想过，这一路的疾走狂奔，车流滚滚是否丢掉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了？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那些漫游各地磨房，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随着乡间小路、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真正的写作永远不会只做时代的应声虫，也不仅仅只是时代变化的镜像，一个真正的有担当的作家必然会在大众的浮躁中保留出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和精神领域。迟子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敏锐的艺术直觉的作家，她甘于在飞速向前的时代中做一个“逆行精灵”，她要在众声喧哗之中发出自己从容、温婉但却极为坚定的声音。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从鲁迅的《故乡》、《社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到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以至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等充满了诗意的审美性的作品，这些小说既具有诗歌的美学特